

文
史
通
義

冊
一



文史通義

史將

四倍謝要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是書原本大題章氏遺書下分題文史通義校讎
通義道光壬辰始鋟板大梁續粵東伍氏收刻粵
雅堂叢書中學者一見輒驚爲鴻寶但原板印布
頗少叢書本又例不抽印用是購置爲難今春菁
華閣主人議刻是書同志以校字許之因就原刻
覆閱一過猶有譌字所據旣塙隨卽更正庶幾善
本與劣刻有殊也光緒癸巳季夏新甯趙天錫識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遍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

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簣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幸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椿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尙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經解上

經解中

經解下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卷第三

內篇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文史通義卷第四

朱陸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說林

知難

釋通

內橫通

文史通義卷第三

匡謬

質性

黠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答問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東學術

婦學

婦學篇書後

詩話

文史通義卷第一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一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
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
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
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
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
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
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
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

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

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

周易本黃帝

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

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

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

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
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
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
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
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
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
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
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
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
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
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
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著揲合其吉凶也夫數
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

而始合哉著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

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撰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卽取以名撰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卽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

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

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

皆先

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

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卽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

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
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
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
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
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
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
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
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
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
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

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
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觀此益知
太元元包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與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睢鳩之於好逑膠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兩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

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圓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

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

詳詩教篇

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

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情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

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

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大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無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

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尙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閒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尙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大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

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
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
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閒典
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
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
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
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
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
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
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
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
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

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
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
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
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
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
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
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
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
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
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見春秋之
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
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

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

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

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始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

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坳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坳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漢信玉藻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飢况尙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閒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

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坳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入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

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坳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

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
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
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
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闡
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
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
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
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尙
書但訓誥乃尙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
言之史目尙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尙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
奏之臣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
本末故尙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

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
 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
 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
 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
 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
 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
 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
 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
 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
 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
 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
 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
 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

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

祝史

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則傳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

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經緯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氏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

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鄉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

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尙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

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
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
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
複疏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
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
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
秋原合尙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旣久先王
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
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
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
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

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
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尙書
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
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
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尙書圓而神其
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行故折入左氏
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
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
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摠
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
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
馬通鑿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

末又病通鑿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也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

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做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尚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尚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

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做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

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

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

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
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
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
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旣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
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
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
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
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
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
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
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

也九流之學承官由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

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甚

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

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

故據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

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

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

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

於傅毅之徒傅元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

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

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

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

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

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

屈原上稱帝馨中述淮南湯武下道齊桓亦是

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

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

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

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

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至戰國而

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

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

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

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

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

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

詳見外篇較讐略著

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

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

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

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

閱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

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春秋之時管子

嘗有書矣鬻子晏子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

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

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

據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兵

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

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偽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

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

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

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
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
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
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
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
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
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
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
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
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
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
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

名法兵農陰陽之類

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
官而為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
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也戰國之文章先
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為樂之變也
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然
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
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而文
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
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
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
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
所云肌膚筋骸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之東而已也

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
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
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

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

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詠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

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

體為拾誦

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

蓋與歌

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

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

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

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

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

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詩賦

論

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

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

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

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

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

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
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
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
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
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
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

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此文集之始摯虞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

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

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范陳晉宋諸史所載

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

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

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

不强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

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

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

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

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

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

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

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

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

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况

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

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爲賦序前

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
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
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
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
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
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
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
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
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
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
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
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
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
子則過秦乃賈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

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

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

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

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

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

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

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

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

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

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

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

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

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

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著為

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

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

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
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
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
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
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
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
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
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
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
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埶之於經所謂離經
之傳不與埶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
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
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

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
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
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
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
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
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
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
以爲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
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
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
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
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
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
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
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
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
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
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
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
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
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
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
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坵會稱
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
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

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做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增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理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

家均出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埶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尙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

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
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
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
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
卽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
周天子也而春秋各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
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
名而禮時爲大旣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
卽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
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
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
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

詳易衛氏之元教篇

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束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埶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

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
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
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
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
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
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
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譚駟有卦見輟韞
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
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
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题爲
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
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
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

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鑿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

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苟悅袁宏之
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
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
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
之乎爲儒者矣

文史通義卷第一

文與歐蘇張一亦多矣其意欲得或失更陳不
能然則後之論者至以建國而下擬之倘書諸家
論年復之香秋不知幾何本紀本為春秋家學
文平歐蘇張笑區內有之與為然始發其詳家

董出謂皆張賢大整而不缺豈文不何以辨限與
益春煉限亦王凡元豈文豈耳夫吳繼蘇豈不其
外具在末嘗不曰志也及煇也豈翰豈羊之於限
可故耳善於萃果其事以事合豈限豈辨豈表之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饗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

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埒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

從而給救之義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
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
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
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
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
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
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
不同有如是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
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
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
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
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
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旣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

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

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伊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伊惠且無伯夷伊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
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
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
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
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
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
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
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聖之成則
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
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
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
也一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
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矣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匱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

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義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

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

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

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為麤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

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

崇則元之又元聖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

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莊生

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

知周孔之所以為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

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

明而說長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

世夫子未嘗自為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義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

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世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

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

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旣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

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
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
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
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
有離婁之明司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
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
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
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
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
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
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
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
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

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

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

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
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
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
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
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
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
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
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
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
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
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

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
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
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
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
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
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
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
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
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
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
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
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

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邈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
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
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
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
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
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
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
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
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
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
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

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

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誠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曰此乃明其通義

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

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

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以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

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
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為
學而以詩書誦讀為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
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
讀為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
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夫子斥以為佞者蓋以子羔為宰不若是說非
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
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
後為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
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

其佔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

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

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
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
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
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
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
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
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
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
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
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
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
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
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

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
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
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
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
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
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
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
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
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
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
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
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
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
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
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
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
曰此則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
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
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瞻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
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
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
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
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章摘句如
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瞻固無深意

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買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

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謂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撫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悞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

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殊科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卽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甯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各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

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
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
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
貫串旁鶩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
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
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
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
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
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
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
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
坐宗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
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

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

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
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
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
功力殆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
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
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
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
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
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
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旣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
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

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
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
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
人智力所能爲也然如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
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沈潛者循
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
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
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
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
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
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
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

之旁鶩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
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
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
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
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
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
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
則於斯道不遠矣徇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尙則
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
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
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
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

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

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萋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

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伎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

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攷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

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 稱述諸家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 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

文史通義 卷二 三 中華書局聚

字之權輿論語為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
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
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
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
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
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
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幼官
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

管子地圓淮南地
形皆土訓之遺

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
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
父之篇蘇氏謂之偽託非偽託也為莊氏之學者
所增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

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
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
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
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
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
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
安託於道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
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
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
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
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
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
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
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
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左氏國
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
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

出鄭漁仲通志

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

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
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
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
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
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
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

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

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
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
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
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
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
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各家必以
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
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
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
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
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
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

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

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

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况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

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

利則效尤而敝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儂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胥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間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旣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坳於闕文而其義猶存坳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間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

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
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
爲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各理可以爲
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
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
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
而心術不可復問也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
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
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
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
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
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
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

散之漢記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
漢書所本

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
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坳驥其力不足自
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
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
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
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
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
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
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
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
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
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

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

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日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
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
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
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
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
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
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
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
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
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
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
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

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
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
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
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
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
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
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迹以遂掩
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
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
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
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鞵上

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
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啓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
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鬻沸酌於
觴寶斯褰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
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
鴉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蔥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
鈞燮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
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
洋溢之德音迷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
武則泰秣汎驅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鵠迴
腴斯並石室金滕史宬尊藏掌故而縹函緝軸學
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

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閱公言自有專官而竹
簟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廷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
簧校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
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
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

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
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

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沔曲汨兮朝宗
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
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
雖統名乎勅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
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
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

俎而尸祝辭陳

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
羣星於秋旻茁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帛卷牒紛披
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
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
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
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
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
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
乃通其初意

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閣啓事戟門治戎稱
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
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鷄擊海濱仲連飛書於

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途王粲慷慨而依
劉賦傳荆闕班固倜儻以從寶銘勒狼居芻毀塗
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
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奪風雲之氣輸情則
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
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
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
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
分途而爭幟

書記
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絀文章之
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
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
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汨沒於世榮

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
槩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并圖或抱
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
門之竽皆懷思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多而
用閱譬峙糧而聚豪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
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

哉

募集
之公

至於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
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
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
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
釵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
也草檣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鳴咽塞

日黃昏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挹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為自叙之詩苟不背於六

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公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

集中本無此例間有同此例者鳳困荆墟悲迷陽

於南國莊子改歌鹿鳴莘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

女蘿薛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

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

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豈為義取斷章不異賓

筵奏賦歌古入詩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

宋詩僧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

用唐句

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

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為不然效出於尤

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間之四愁傳元張載尚且為之

大可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

語良為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

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

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偽而相攻蓋傷心故國

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衆

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而灰志功

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

託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

人之賦擬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其後詞科取士

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
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傳茲乃爲矩爲規
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
著

擬文
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
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
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
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
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
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
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温發嘆於仲文之遷

庚信
枯樹

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

遷東陽在桓温久卒之後

應劉之逝

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斯則善愁卽爲

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

爲異也已

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尚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歷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鈇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頒於

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
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
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己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
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
寇讎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
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鸚鵡而
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
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
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翅激譎叱吸叫謔
突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枿圈白洼污之異
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
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覈者無所恃

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

道妙

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
避就苟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

溷著述爾

文史通義卷第二

喜與聖好如如而為憂博然然而高舉博識難而
取論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林其合也故而而自
對別之知好歸主才文亦其類也幾討其筆世
民知通代疎辰編定情風天華語春酌果講想對
兼平對聖因以并俱豈與難行德而效容歸然也
論其共由文業世甲名遠文辭推難會為言會同
其合而難辨故也伯承規月也女三事橋登大效法

文史通義卷第三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

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質化推此說以
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
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
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
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
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
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
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
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
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
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
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
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

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正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

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
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
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
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
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
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
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
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
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
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
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
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
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

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

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充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埒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稅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

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坳會有
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
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
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
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
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
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
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
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
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
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
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
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

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名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

能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嘗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悅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悅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

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
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
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
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
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
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
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
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
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
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
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
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李
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
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
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
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
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
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
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
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
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
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
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務博古譬如
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

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

史遷著百三十篇

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

乃云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

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駙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旣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

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
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
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
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
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
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
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
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
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
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
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
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
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

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旣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尙存餼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鑒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

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槩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增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疎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旣如彼揆之後世繁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

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增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

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坵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白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

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

以前早有其文

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紀傳之史豈史

官乎

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

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

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

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

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始如村俚巫嫗

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

不學其爲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

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

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

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

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己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涓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之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

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卽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

說詳本篇序例

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

案檢所謂三家之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

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

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

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

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譎張以罔上也

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

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

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

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

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

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

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

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翱撰傳竇女杜牧撰傳合於史家

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

也卽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庚信邱乃敷敦崇傳

類之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傳

類之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

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

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

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

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
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
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
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
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
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
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
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
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
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
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

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旣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

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

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
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
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
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
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
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
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沈潛之殊
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
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
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未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
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
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

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旣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况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旣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

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

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埒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

子有知憂當何如耶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
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
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鬪知爭勝而不
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
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
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
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
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

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摔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甯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

甯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卽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并捽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

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沈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徒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

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
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
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
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
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
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
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
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閒肆然排詆
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
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
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
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
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

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

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

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

原之爭天統也

此說前人已言

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

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

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

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

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

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

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

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

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

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

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

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矣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字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

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錄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閱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

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閔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

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
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
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
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
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
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
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
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
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
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
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
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僨乎至於
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
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
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
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
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
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
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
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
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
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
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
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
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

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
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
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
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
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
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
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
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
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
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
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
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
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

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
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
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
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
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
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
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
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
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
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
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
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
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

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知啼笑之
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
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
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
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
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
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
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
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
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
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

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

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

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則其說

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

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賈

子書唐集賢書目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

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馬相如賦

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二百一十八篇蓋各為一家

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

有彙次諸體哀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

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

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

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

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
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

陳壽定諸葛亮集二

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

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

題亦稱諸葛氏

集蓋俗謨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

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埶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

不能收班志所無可埶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

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

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

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

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

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

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况滔滔之靡有抵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

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

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

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

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

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

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

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

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

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

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

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

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

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

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
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
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
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
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
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卽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
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讐失傳而文
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
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
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
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
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
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

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

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

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

鑒史漢異義為一類遂為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

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讐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

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抄張騫文士傳

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鑒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

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抄文

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

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

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王

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元覺

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百家雜藝

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
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
隆平集
亦從流俗當改為
傳志乃為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
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
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
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
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為大成
而章為分闕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
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

繁多爰有校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卽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尙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

往往即古人之所為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

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起訖為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一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年表十五

道一為二宗室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百九其十餘卷耳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焉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郭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

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

分上中下之類今則

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旣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旣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各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

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

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為一書

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

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

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

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

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

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

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籤著錄之美觀

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

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

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

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以不得不得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

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
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
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歷法不可
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
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
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
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
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
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
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
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
有以開之風氣旣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
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

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歷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尅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旣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

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卽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

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

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卽己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己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碁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

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
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
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
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
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
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
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
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
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
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
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怵怵動者不覺蹶然

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禘禴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

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穉也螻蛄不知春秋暮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

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生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由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

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
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螻蛄縱得鯤鵬
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
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
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
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
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
畫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
也今不知爲己而驚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
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
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

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烟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己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

見也此篇蓋有為而發是亦為誇多鬪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

庠序不有恆業

謂學業

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

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

謂尚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

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

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閒

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為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

聖賢有志斯世則

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

言也夫子將至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

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

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
相遇之疎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
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撓
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
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
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淒涼相弔聖賢豈必
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
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
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
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
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
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
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

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
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以
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
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
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
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
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尙畜於俳
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
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
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
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
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
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

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旣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

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
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
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凌雲恨不得
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
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
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
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
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
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
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
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
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
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

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鹿鳴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莘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

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真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尙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若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

言有千變萬化

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

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

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

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
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
襲也非投東而偽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為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
可不熟也問其何為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為酒
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為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
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為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
為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
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
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
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為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

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
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
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
其真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
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
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
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瞽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
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
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
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旣深將超記誦故記
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

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
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

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
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
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
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曲折也必盡其旋
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
也然當身從曲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
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
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
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
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

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旨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

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覲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

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悞於所似誨人不
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
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
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
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
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
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
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
而天下之悞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